

紅

◎ 舒永胜 著

原色

云南民族出版社

红原色

◎ 舒永胜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原色 / 舒永胜著.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8. 9
(云南作家丛书)

ISBN 978-7-5367-4152-2

I. 红… II. 舒…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2626 号

责任编辑 车树清
特邀校对 德 布
装帧设计 傅韶晖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5 楼 邮编: 650032)
邮 箱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889 mm × 1194 mm 1/32
总 印 张	48
总 字 数	1200 千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
印 数	0001~1000(套)
总 定 价	228.00 元 (全 8 册)
书 号	ISBN 978-7-5367-4152-2/I·842

原色小说感人深

李霁宇

舒永胜是诗人，出过两本诗集。

这次捧出的却是小说集，嘱我作序。我也是先写诗再转入小说创作的，这样的诗人很多，诗人写小说多半是诗性语言，被文字、意境、感觉的积习左右。翻开舒永胜的小说我却吃惊了，在小说中他没有一点所谓的诗意，文字非常朴素，连形容词也少见，更别说华丽的词藻和诗性大发的抒情，也没有任何骈体的铺排和情不自禁的议论。这些小说，文字干干净净，简约简朴，叙述直截了当，绝不拖泥带水——这可是小说家的笔墨。所以，舒永胜能有这两套笔墨，真的让我吃惊。

更让我吃惊的是他小说的本身。

我半辈子从事编辑工作，同时也创作了半辈子，我看过的小说恐怕数以万计。舒永胜是一个大集团公司的官员，官员为文，附庸风雅的居多，或是年轻时的梦想作祟，总想试试圆一次文学梦。当我看到舒永胜时，他浓眉大眼，话不多，不张扬，我一时

拿不准这是哪一类官员。可是翻开他打印整理的两寸多厚的小说稿，我便不得不吃惊，并进入了舒永胜的世界，进入了他的铜业世界，也进入了他内心的世界。

读小说有时不是享受，很累。这是因为小说被作家们恣意过滤裁剪，被作家的雄心和理想扭曲，更被一些作家在探索试验。读者被动地接受这些小说。舒永胜的小说不是，他直接取材于他熟悉的生活，并不玩什么技巧或文字游戏，也不故作高深、深刻，他是生活的有心人，将那些日常生活中的故事，或长或短地记录下来，每一个故事都有构思，读来都有意思。说实话，这种写企业、写厂矿、写都市、写机关生活的小说并不多见（云南文坛见惯的多是写农村、山区或民族的作品），要写这类作品，作家多半是要谋篇布局，将它写得宏大，或所谓深厚。相比之下，舒永胜的小说则摒弃了这种模式或格局，他将亲历或耳闻目睹的生活现实写进小说，一读便身历其境，感同身受。一个作家能不受文坛的各种诱惑，专心致志地写这样的小说，我以为是值得称道的。

读舒永胜的小说，你不会后悔。

《撞车》，一个爱情故事，男主人公向姑娘背诵的诗“撞车”了，原来诗的作者正是那个对象着的姑娘。《笑》，一个人昧着良心捡了一张百元大钞，却被有良心的丢钱人提醒自己遗忘的提包。《相亲》，相亲时男方炫耀父亲是矿山副总，不料相亲的姑娘却趁机要他向父亲反映矿山存在的问题。《生日》，儿子隆重的生日晚宴，却忘了相差两天生日的母亲，而一声不吭为儿子张罗生日宴的母亲只说了一句话：“妈哪能不高兴呢？妈是想……想你的生日怪热闹的……”《精简名单》，走经理侄子的路子为求不被精简，不料侄子也在精简之列。《机关故事》中的8个小故事和《乞丐三相》里的故事都令人捧腹或让人惆怅……复述这些故事当然不是本文的任务，那些套子或包袱要读者自己去解

开。舒永胜这几十篇小说，都不长，像是小小说，却生动地刻画了当今的世相，有时让人会心一笑，有时让人替主人公尴尬，有时意味深长，有时哭笑不得，有时却让人心里沉甸甸的。这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小事、琐事、平凡事。而这些小事却往往被多数作家不经意间忽视了。

除了这些短章，小说集中有的篇幅却很长。我特别细心地读了其中一篇《父亲》。照样是简约朴实无华的语言，以第一人称叙述了父亲的一生。也许这是一篇纪实小说或者如人们界定的非虚构性小说。父亲的一生波澜起伏，欢乐、苦难、波折，毫无保留地展现在读者眼前。舒永胜写得很坦诚坦率。那个“贵州女人”在父亲一生中的际遇，读来令人唏嘘不已。那些近乎传奇的心路带有很多的小说元素和因子，但舒永胜没有加工编造，他如实道来，这样一部真假莫辨、虚实莫辨的小说，可能更让人动容。读罢，我长久地沉浸在无以言说的悲凉中——这在我的阅读经验中是少有的，因为我的职业习惯于将小说当成虚构的编造，留在我心中的更多的是小说文本、技术层面的东西，这是打动我的小说很少的根本原因。

他的小说除了故事，写的一些人物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如“文妈”，“坑姐”，“黄莲”，这些人物之所以生动，是因为他（她）们生活实感丰满，真实可信，绝无编造或概念的痕迹。看得出，舒永胜在这些人物身上寄托了他的理想和爱。他的小说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一味寻求生命中的亮色和积极的因素，他的多篇作品都毫不犹豫地切入现实中的矛盾，解剖着人的灵魂。有一篇《良子哥和玲子妹》则用看似轻巧的笔，挑破了生活中那层苦涩。故事讲聪明能干的良子哥，为了给住茅屋的父母盖一幢楼，“春夏秋冬绕了五圈”，杀了上万只羊，才挣得了一小笔钱，可是他这点钱根本不够，而妹妹玲子也在这几年出去闯荡，却有了大笔钱给父母正盖着房。其中有良子杀羊的闲笔：“良子

聪明，杀羊也比别人会杀，一刀下去，那羊哼都不哼一声，慢慢失神的眼，温柔地看着良子，有点安乐死的味道。”闲笔不闲，给人复杂的痛感。最后是小说结尾，要揭开生活的谜底了，小说只有这么几句：“……将妹妹玲子拽到僻静处，厉声问道：妹子，哥哥我弄翻了上万只羊，挣到的钱怕还不到你的一半，你是做了……什么活计？涂了艳艳口红的玲子眼含清泪嚅动樱唇，冷冷笑道：哥哥你放心，妹子我没做什么对不起祖宗的事，我只不过……弄翻了一个老男人……他以后也管你叫哥哩！”小说戛然而止。它给人的震撼空间却是绵长不绝的。这种小说笔法，我以为是非常成功的。

他的一本诗集名《原色》。我以为他的小说也是一种“原色小说”，虽然小说没有这种叫法。

我后来知道舒永胜还开了一个博客，博客名取得很有意思，叫：铜男子。他是铜业系统的资深人员。打开博客，看到了舒诗人，他写有大量的古典诗词。一读还真的不错，不同于时下那些空洞套话的陈词滥调。他是有一定古典诗词的功底的，也是很会抒情的，可是他在小说里却另用一套小说笔法，这很得小说创作的真谛。

我同舒永胜只有一面之交，可我从他的集子中读出这样明白无误的信息：对爱情的忠贞，他直抒胸臆；对生活的热情，他表露无遗；而同时对丑恶，他进行了巧妙的鞭笞和善意的讥讽，包括他在文坛上的跋涉，真诚不阿。我就想，舒永胜一直想保持一个男子汉的童贞吗？是的，铜男子。原色的人和原色的小说。

是为序。

目 录

原色小说感人深	李霁宇 (1)
光棍“高低点”	(1)
大男大女一段歌	(11)
良子哥和玲子妹	(28)
吴光和 32 号以及鸠鸠	(31)
财大气粗	(35)
意料之外	(36)
王顾左右	(38)
乞丐三相	(40)
输赢之间	(43)
邂逅	(45)
坑 姐	(50)
那一年我十七岁	(53)
蓦然回首	(64)
福兮祸兮	(67)
测 试	(69)
路	(71)
得与失	(73)
心 服	(75)
吴 霞	(78)

刘 妈	(79)
青出于蓝	(81)
远和近	(82)
种“豆”得“瓜”	(84)
守约的情侣	(86)
假做真时	(88)
撞 车	(91)
笑	(94)
相 亲	(97)
圆月下	(100)
她,那句宽慰我的话	(102)
压 力	(104)
生 日	(106)
出 庐	(109)
精简名单	(111)
小路上	(113)
应 变	(115)
机关故事	(117)
绿桔子	(131)
“酒干倘卖无”	(133)
未圆席	(136)
父 亲	(138)
文 妈	(161)
红原色	(177)
后 记	(189)

光棍“高低点”

他被叫做“高低点”，是五年前的事。那一回他得了重病，平新矿卫生所没法治，便送他住进S城职工医院。都快出院了，让一个边冲嗑子边打飞针的小护士一针戳瘸了腿。从此，他便有了这绰号。

腿瘸那会，高低点精满火旺，正是讨老婆的年纪。“飞针事件”发生后，高低点的个人问题真正成了问题。早些时候，他也曾交过几回桃花运，跟几个“坑妞”丢过媚眼合并过饭菜票什么的。无奈这高低点身架虽好，长相却不大对得起观众，眉粗眼小的，满脸疙瘩四季常红，往往恋爱不到一月，就吹，不过，高低点从不为此丧魂落魄。常当众炫耀说：“我这模样没几人比得上的，是个武官相。”其实，他连兵也没当上。腿好时，报名应征过一次兵，说是要到前线去收拾“小卷粉”。武装部长见他穿件花衬衣，顺便皱了下眉头。从此，高低点便不再有当兵的机会。

说到媳妇，腿瘸后的高低点也不是毫无影儿可盼，就说那“飞针护士”（他后来给取的绰号），当下见他瘸了腿，便当人背

人的哭了几天，随后毅然决定要嫁给他，结果反被他一顿粗骂。这事一传开，高低点的形象就“光辉”起来，就连那位不同意他当兵的武装部长，也对他指天戳地地说：今后要改变过去那种看人的观念。听说，“飞针护士”至今未嫁，高低点也常常有书信自S城职工医院来。听说而已。反正，平新矿人，再也没谁见高低点跟哪个姑娘逛过山路蹲过采空区。几年过去，高低点便成为平新矿光棍列中的“四大元老”之一。元老者，年岁大而未婚配之男女也。

平新矿所有货真价实的光棍，真假总有些能见光不能见光的议论跟着。这一点上，高低点更难免俗。“而立”那年，许多人都议论，说高低点跟寡妇玉珠“好”上了。

渐渐，这议论显出些影来。

平新矿实行井下吨、米工资含量包干后，坑哥们钱多了不说，时间也多得没处打发，不像以前的合伙儿磨洋工吃大锅饭。这一来，在矿俱乐部没有修建好那会，坑哥们每天早早的下班后，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大都泡到包谷酒里去了。慷慨的、有技术、有力气的高低点，理所当然地成了最有实力请客的汉子，常常大把掏出钱请要好的坑哥们吃肉喝酒吸大烟筒。酒力上涌时，就海阔天空扯些碎话：谁谁“双补”不及格啦，谁谁成为“三梯队”是因为他是石屏人啦……谈论最多的，是女人！

平新矿的女人说起来多，分起来可少得可怜。十有八九都嫁到有霓虹灯的地方嫁给城里来拉矿的司机嫁给喝墨水拨算盘珠子的男人去了。剩下的按比例一分配，五个光棍中只有一个有希望在这里找到老婆，其中还包括了一个带着小女孩的寡妇玉珠。

玉珠二十六岁，新寡。男人和高低点原是一个组的。一次坑道塌方，高低点一把没拉出他，自己反被埋了半截。醒过来时，才知道玉珠做了寡妇。这玉珠好模样，男人死后，一股子忧郁常透在眉间，变成个潘虹模样，比原来更迷人。街子天，你会看

到她双眼下垂地走着，一种郁郁的气氛弥漫着她优美的身段。打扮也是跟得上的，拖个孩子，穿戴从不邋遢。到了热天，竟穿起无袖超短裙，肩膀滚圆滚圆的，透露出一种诱人的风韵，煞是好看，煞是惹人，当然也煞是招骂：

“这娘儿们，招男人哩！”

“结过婚的女人，打扮就是不同！”“高低点，你去剥下她的裙子，我输你一副麻将。”

“你小子等着……”高低点去了，玩到很晚才回宿舍。遇到这样的夜晚，高低点的床上就传不出鼾声。

有人便逗：“高低点，跟玉珠过算了，做管现老子。”

高低点开口骂道：“你看老子长得丑，找不到啊！”这平新矿，找媳妇再难，青头小伙找寡妇还属“不该发生的故事”。坑哥们都守着些山头上的俗成规矩哩！高低点即使真喜欢玉珠，嘴里是一定要硬的。

玉珠不大出门，坑哥们却都认识她。那男人活着时，得空便夸玉珠，夸得坑哥们都忘了吸烟筒咂辣烟。时间久了，玉珠的音貌便录音录相似的贮藏在这些坑哥们的脑子里。那次塌方后，高低点断了根肋骨，劳资科想调他到机关于后勤工作，他高低不肯。于是便有人揣测，高低点是因为玉珠才留下的。这揣测有多少眉眼，不得知。反正，尽管高低点矢口否认对玉珠有那个心思，但他单独去找玉珠的次数可是不少的。每次去了，总要闷坐好一会，然后便逗玉珠的女儿晶晶玩，然后呢？玉珠便会嘟嘟地说：

“听说你不愿去‘双补’？——你该去！”据说，培训科长“两顾”高低点住的石屋，请他脱产去补习初中，结果都让高低点嬉笑怒骂地给打发走了。“学了顶屁用！老子这一百多斤力气够吃到退休了。”玉珠每次问，高低点便炫耀他那一疙瘩一疙瘩的肌肉。

玉珠便不再吭声，兀自闷闷地戳毛线儿，让高低点尴尬地告辞。有时，高低点坐了冷板凳回来，竟会懊丧地说：“妈的，老子再也不去她那里。”鬼相信啊，只要坑哥们街子天自个煮狗肉吃时，高低点准又去：

“高低点，拾碗狗肉给玉珠去。”

“不去！”

“给晶晶拾一碗去嘛，怪可怜的。”高低点去了。

还有话追出屋外：“把这狗肾也端去！”

“留给你媳妇吧。”高低点扔回一句，脚步却不停。

合屋人便笑，笑后便开始划拳。有些拳是平新矿人才能懂的：

“让你占呀，二工区呀，高低点呀……”渐渐，种种迹象表明，高低点是真喜欢玉珠。于是坑哥们决定废掉些山头规矩，暗中成全他。同时串通各路光棍豪杰，不许撬他的墙脚。这一规定具有实在意义。在平新矿，愿意嫁坑哥的女人不多，坑哥们便是不够“哥们”的时候，你跟谁谈上了恋爱，既使发展到了亲嘴的地步，也他妈放不了心的，没准又被自己的“哥们”撬了墙脚。

这回看来，高低点若瞅上玉珠，婚姻上保挂绿牌。

不曾想，这时便来了酒侠。酒侠从S城一调来，就分在高低点住的宿舍里。党支书带他搬行李来那天，高低点正和几个“哥们”围着火锅喝包谷酒。

“给这小子取个绰号。”高低点提议。凡住进这宿舍的人都得有绰号，这算得一条“舍规”。

“克格勃！”有人不及喝酒便嚷嚷。

这刻薄绰号是有所指的。这宿舍刚搬出去两人。一个叫“毡帽”，因赌博输了3000元，还没来得及哭，就叫“盘盘帽”请走了。现在育绿农场劳教，高低点有时还寄点钱给他。另一个

叫“色眼”，结婚15年了，老婆还在老远的乡下，一年就30天“甜蜜的事业”。前久不知着了什么魔，“色眼”竟跟一个在外读书的“哥们”媳妇暗地里同居，“东窗事发”后，羞与高低点为伍，搬别处住去了。这事传扬后，党支书便说：要分个规矩人来这宿舍。当下取“克格勃”绰号的人，就怀疑酒侠是负使命而来。

“好不好。”高低点摇首否定。“听说这小子是调来照顾退休父母的，没有‘克格勃’嫌疑……有了，你们看他那脸蛋白得像块奶油糖……没等众哥们表决，高低点抬起酒碗便喊：

“奶油糖——喂，我就喊你——敢喝白酒吗？”

高低点起绰号真他妈在行。

酒侠居然敢喝白酒，并且居然敢喝半斤，喝了半斤后居然敢拍着高低点的肩膀说：“你以后再叫我奶油糖，我在你身上打一个隧道。”

不像是开玩笑。

没说的，当时在场的哥们们都站起来让一边，准备为他俩呐喊助威——这叫做李逵逢张顺，不打不相识。想不到高低点不愿做李逵，一愣神后，竟畅声大笑道：“你小子喝了酒还真是一条汉子！我不叫你奶油糖，叫你‘酒侠’怎样？”

酒侠因此得名因此成了高低点要好的哥们。

酒侠长得帅，眼睛乌黑乌亮的，丰满的双颊白里透红，一头天然卷发，不抹发乳也黑得发亮。平时，酒侠两片厚薄相同的嘴唇总是紧抿着，表现出一种清高矜持、深不可测的神态。但一旦拉开话匣子，他总是讲得最多最有味。

酒侠知道的事好多。矿山传说，国外采掘动态，印象画派，意识流小说，还有尼采、弗洛伊德什么的……也谈女人，谈婚姻，用些个坑哥们没听过的怪异词儿，很吸引人。弄得坑哥们又想听又怕听。高低点很喜欢酒侠，俩人饭菜票扔一个抽屉里，进

坑时又在一个迎头，力气活都让高低点包干了。空闲时，高低点扔根烟给酒侠，俩人就矿灯点燃了，吐着烟圈冲嗑子。

“老酒（九），吹点你的罗曼史来解解闷。”一次，高低点除完渣后，便撩拨酒侠。“罗曼史”一词，是高低点刚从酒侠嘴里学来的。

“我的罗曼史？”酒侠苦笑，将三尖锄搁一边，悠悠地说：“爱过一个姑娘，后来发现她已与别人爱着，我差点做了维特。如此而已，”酒侠叹口气，捏灭了烟头，起身准备干活。

高低点原准备引出酒侠的话题后，再跟他讲讲玉珠，请他帮拿些主意，见酒侠一提个人问题便没心没绪的，高低点便不再吭声。

一个星期天，高低点发现，酒侠早认识玉珠。

那天下午3点多钟，高低点逛街回来，酒侠不在。高低点拎一腿刚买的麂子肉，出门去找玉珠。天好冷，山雾织得密。玉珠会燃着暖和的闷炉火，把麂子肉穿起，一串串烤，让那间石屋充满热气弥漫馨香。高低点想着，心里一阵阵乐。他找玉珠好多回，回回只做些哥们都不敢做的事，说些哥们都不敢说的话，要就一边逗晶晶玩，让她满屋子咯咯笑。埋着的心思像岩浆，烧得好灼痛，冲撞得好猛烈，有时话到了嘴边，又自家咽回去……这回，高低点下了决心，吃完第三串麂子肉就说，说了就向玉珠讨回话，讨了回话呢……嘿嘿，高低点自个暗笑。

推开门，高低点傻了眼。酒侠和王珠背对着坐床上，离得好近！晶晶熟睡着，玉珠在哭，眼泪一串一串的。也不见酒侠劝。见高低点进来，玉珠擦了泪打招呼。酒侠这才转回身。

“你们……认识？”酒侠来后，玉珠还没到过高低点宿舍，高低点便有这问。

“从小就是邻居，一块长大的……”酒侠回答。

高低点还想问许多话，但开不了口，便抱过水烟筒闷吸，吸

得满屋子山响。

麂子肉烤得“吱吱”叫，却不香。

这以后，高低点对酒侠便生出许多怀疑。酒侠买积木玩具，高低点便黑了脸：“买给晶晶么？”

“不，给我侄子——我哥家的。”酒侠忙解释。

喝了酒，酒侠常随兴吟些诗：“如果你说我像山，这山的魁岸属于你；如果你说我像海，这海的坦荡属于你……”都说，酒侠的诗，变得成铅字的。

众人都喝彩。唯独高低点起身盯住酒侠问：

“写给玉珠的么？”

酒侠却不答，黑亮的眼睛，看着窗外的山雾，好一阵子不说话。

一来二去的，酒侠忍到了极限，便常常有些口角冲向高低点。两人又都是要面子的人，每次黑了脸，对外都不言语。饭菜票照样一堆儿搁着，两人单独喝酒的时候却没有了，每回都有些哥们厮陪着，却是总不见玉珠来。

墙总是要透风的。没多久，坑哥们便得到了酒侠撬高低点墙脚的传闻，合伙便恨起酒侠来。

有人背着高低点问酒侠：“想跟玉珠好？”半晌，酒侠缓缓摇头，没话。别人便劝：“凭你这模样这脑瓜，平新矿的姑娘由你挑了。玉珠，一个寡妇家，让给高低点吧。”

“什么让不让！——这事，得问玉珠。”酒侠粗暴地回答，嗓门破例地大。

“这小杂种，让他砸死在迎头上。”劝酒侠不成功的人，咬了牙骂。

高低点和酒侠呢，照样喝酒睡觉下坑道；没人在场时互相敲些边鼓，有几次红了眼，几乎要动拳头，没声息凑拢时，又双双压了下去。

“为这种事，不值老子出拳！”高低点唾一口。

“知道就好。”酒侠嗫嚅道。

这天，俩人上夜班去，一前一后一闷走着，长统鞋“膨儿膨儿”响。没话，坑道便显得很长很长，像要通到地狱门。高低点伸手掏出一根烟，稍有犹豫后，递根给酒侠。酒侠不卑不亢接过，闷闷地吸。两点火星一明一灭，像在倾诉心事。片刻后，高低点开口了，听得出是用了一种经过抑制的缓和口气：

“老酒……酒侠，你可能不知道，我喜欢玉珠，已有一年多了……”

酒侠没应声，像在思考什么，半晌，吞吐着说：“我喜欢她……比你早得多。”

“放你娘的糊臭屁，你到平新矿才几个月？”

“可是……”酒侠还想说什么，但又忍住了。

直到迎头，两人没再说话。

按惯例，总是高低点抱了风钻打眼。那天他心里窝火，有意拉后几步，酒侠便自个打眼，高低点在一边做些帮手活，眼快打够时，高低点退一边加工炮药。转回身来时，高低点一眼瞥见顶板上出现了一道裂缝，看酒侠时，见他聚了神地打着眼。

“不好，要塌方了，快跑。”高低点慌忙地喊出一句，转身飞跑。只听得身后一声闷响。再跑几步时，却不见酒侠跟来。高低点重又折回去，昏昏暗暗的土石堆上，见酒侠双脚已被压住，两手正无力无奈地挥着，两眼求救地望着高低点。分明是跑慢了被塌下的矿石压住了。高低点不及多想，冒着继续塌方的危险刨土搬石。好在埋得不深，半根烟功夫就把酒侠救出来了。看来没伤筋动骨，酒侠跛着还能跑，两人刚跑出十多米，后面便“轰”的一声巨响，怕有几百立方矿石矿石坍塌下来。

“高低点，你——为什么要救我？”稍事喘息后，酒侠不顾腿腰的疼痛，急急地问高低点。